

长在唐诗里的春草

□ 蜀水巴人

春浅草嫩，迷迷离离。无边的春草，在袅袅婷婷之间，成就着那一抹亮眼的春色。

残雪仍有痕，花信尚未至。带着一颗寻春的心，姑且先去唐诗里寻觅，寻觅一番春草的世界。

燕草如丝，风起处，牵动的却是少妇的离愁。“燕草如碧丝，秦桑低绿枝。当君怀归日，是妾断肠时”——李白笔下的春草，连着远方的戍卒；少妇眼前的碧丝，分明又是天各一方的离人。唐诗里的春草，缠绵婉转。而韦应物笔下的春草，放旷而孤寂。幽草润边生，黄鹂深树鸣，一簇簇，一声声，唤着渐起的春潮。唯有晚来的春雨，密密敲击着野渡的孤舟。“春草秋风老此身”，家贫的刘商，愿意伴着春草长醉；潇洒的李远，愿意在春草的深处，摆那一盘朦胧的棋局。唐人眼中的春草，一吟三叹，摇曳生姿。

大唐的天幕之下，春草的柔弱，从来不是颓唐的意象。幽怨，毕竟只是唐人小小的插曲。高骈可以高吟“草色青青柳色浓”，也可以弯弓引箭，一发联翩坠双雕。塞外春草，虽然撩拨着从军儿郎的万里乡心，但是，卷旗出关门，夜战洮河北，哪里又能够动摇

“不教胡马度阴山”的万丈豪情。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——白居易的一曲春草，唱出了唐人的另一番春草世界：豪迈而坚韧。见惯了大漠孤烟，置身于长河落日，百战穿金甲，飞将踏关山，何须怨玉门关春风不度，却原来醉卧沙场依然有春草相伴。一曲羌笛，应是长安遗韵；几通金鼓，无边春草也会化作杀气阵云。

金戈铁马，是唐人春草之曲的华彩乐章。而唐人的情思，向来也借春草表露和抒发。渭城朝雨，柳色泛青，一杯酒尽，眼前的春草遂化作点点离愁。前路漫漫，唯一相随相伴的，只有且行且止的春草。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——孟郊笔下的春草曲，成了千百年来无数游子心中永恒的春草！年年看见春草，年年便记起母亲手中的针线，年年更忆起慈母灯下缝衣的点点滴滴。无边无际的春草，是唐人心中浓浓的情感线，更是唐人穿越时空的感恩曲！

长在唐诗里的春草，幽婉而缠绵；长在唐诗里的春草，豪迈而激越；长在唐诗里的春草，感恩而又满蕴离愁。

其实，唐诗里的春草，明丽却又迷离。

身居钱塘的白居易，最是准确地捕捉到了春草初出时的情状：“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”。春嫩尚需浅草扮，迷离的春草，没了马蹄，绿了春景；掩了天际，醉了人心。敏感的韩愈，最是准确地描摹出了迷蒙雨中春草的娇羞：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小雨如酥，碧草承露；草在雨里，春藏草中——白居易的春草，迷了人眼；韩愈的春草，酥了魂魄。

唐诗里的春草，瑰丽多彩，仪态万方。春草，是李白酒杯里浓稠的盛唐；春草，是张旭笔端淋漓的狂草；春草，是公孙大娘劲拔的剑舞；春草，是陆羽山野之间采撷的一杯碧绿；春草，是薛涛相思笺上一朵带泪的桃红；春草，是梨园教坊余音绕梁的霓裳羽衣曲。

年年春去，年年春来——活在唐诗里的春草，年年点缀着中国人永恒的春天！



巴人说事

春来·茶馆

□ 任翔宇

春天，又一季的轮回，万物生发，宜养阳，喝茶正当其时。还留了些陈年的苏州洞庭碧螺春，这个月份新茶还没下来，但是如果切一半的青橄榄泡在碧螺春里，就会生出另外一种别样的清香来，这样的茶叫“元宝茶”，二十多年前，在虎丘的小茶馆里喝过，满口清甜。

茶馆是种文化，可以阅人间清欢，品尘世甘苦，晓世事练达。

北京天安门旁边有个中山公园，中山公园进去过了和平牌坊中山音乐堂，顺着路曲里拐弯往西走，很快就能看到处楼台，上面有匾，来今雨轩。来今雨轩是茶馆，从前是，现在还是。“来今雨轩”匾原系民国时期总统徐世昌所书，是指所识朋友欢聚一堂之意。来今雨轩得名源于杜甫，杜甫曾感怀人情冷暖，作《秋述》以谢文友：“秋，杜子卧病长安旅次，多雨生鱼，青苔及塌，常时车马之客，旧雨来，今雨不来……”从此“旧雨”“今雨”就成为了老朋友、新朋友的代称。

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先生更是对来今雨轩有感情，他的代表作《啼笑因缘》便诞生在这里。鲁迅先生曾27次到来今雨轩就餐、饮茗、交谈、阅报、翻译小说，他翻译的小说《小约翰》便是在这里完成的。来今雨轩如今已经不仅仅是喝茶的地方，还是饭馆儿，红楼菜已经成为招牌。三十多年前到这儿，喝不起贵的，来碗大碗茶也同样生津解渴振作精神，再往前的四十多年前，那里是我大夏天躲阴凉儿的歇脚儿好地方，再往前，七八十年前，老祖宗在这儿看电影，打了个盹儿，丢了块手帕，怅然不已。

苏州狮子林里，有个真趣亭，紧挨着真趣亭的，是一个二层的雕楼，揖峰指柏轩。揖峰指柏轩为原丛林旧

景，因庭院中原有称作“腾蛟”的柏树而得名，后由贝聿铭祖上重建为两层，是园内正厅，为接待亲朋密友之用，也是写诗作画之所。这里可以喝茶，茶室设在揖峰指柏轩二楼，坐在小楼之上喝茶，可将园中的山石水池美景一览眼底，池塘波光闪闪，对岸怪石嶙峋，游人的喧嚣隔着水面仿佛淡了些，一楼正在播放的评弹咿咿呀呀又近了些，看着玻璃杯里的绿茶浮浮沉沉起起落落，似有似无的香气伴着滚来滚去的热气水汽氤氲而来，再大的江湖，仿佛也远了，再烦的俗事，仿佛也怯了，茶能清心，茶能忘忧。

在苏州我还去过一个茶馆。从专诸巷拐来拐去的弄堂转过去不远，阊门内天库前文衙弄里有一个小园子，艺圃。艺圃是苏州现存明式小园林的代表，艺圃是经过几代人的营建，才成为著名园林的，对艺圃有“开山之功”的是明代辛酉年(1541)进士、学宪袁祖庚，艺圃的第二任主人是文震孟。文震孟曾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徵明，他的兄弟文震亨就是《长物志》的作者。艺圃以水池为中心，水的北岸有延光阁，这里是个茶馆。延光阁可以把艺圃全园的美景收入窗中，池水的波光在廊前折射，倒映在梁柱檉椽上，坐在窗边，抬头看看被风吹皱的水面，鼻间是悠悠的茗香，人生如梦。

常熟的虞山上，从兴福到三峰，如果算上宝岩尚湖那边的，大大小小几百家茶馆，都是一早开门，可以喝茶可以吃面可以打牌可以消闲的自由模式。欧阳修说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，来这里喝茶的，真意也大多不在茶，而在乎山野之趣也。每周未一早从上海赶过来喝茶的不少，每天爬爬山锻炼完吃碗葱油面的更不少，坐在栗子树和桂花树混长在一起

的凉亭下，不远处破龙涧溪水潺潺，山青而目明，水秀而情生，桂花飘香时杨梅成熟时嫩茶采摘时，时时都是喝茶的好时候。

说到常熟，就不能不提春来茶馆。在沙家浜景区里，好几家都挂着“春来茶馆”的招牌。京剧《沙家浜》中的春来茶馆是否真实存在？这个已经不重要了。如今的春来茶馆不再是舌枪唇剑暗藏杀机的斗争地，而是游人歇脚的茶水间。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。七星灶有七个眼，像天上的北斗七星，灶上放七把壶，因为茶馆客人多，一把壶供应不过来。灶左边有风箱，拉风箱火苗旺时会发出像老虎叫的“呼呼”声，所以七星灶又称老虎灶，是江南的一道风景线。

杭州龙井村里，茶馆亦多。成都的茶馆是龙门阵文化，去过一次，闹哄哄地光拍照了，多少天以后才意识到，市井的乐趣与传承，可能更是茶馆人声鼎沸的发源，喝什么，倒在其次了。

大同以前没什么茶馆，卖茶叶的茶庄倒是有的，卖大碗茶的茶摊夏天里也有，但茶馆，也不过是这十来年来才出现的。醉时没醉时，醒时未醒时，聚时未聚时，七七八八也进了不少茶馆，能忆起的，只一家，登城茶楼。那些年办灯会，从傍晚站到深夜，从零下十几度站到零下二三十度，在每天两三万步的里程里，在古城墙上很容易就走到茶楼。“天下无敌”的牌匾往东一点，是一个有笑脸有热茶的歇脚儿地。和这里的年轻人渐渐熟络起来，从茶到工作餐，从吃零嘴儿到听琴，从礼貌打招呼到一进门就开涮，这个茶馆，很亲切。

茶是神农给华夏留下的神奇树叶，本意可能只是解毒和提醒，但到了茶馆，茶就变成酒，一杯喝起，万般浮现。

二十四节气

惊蛰



诗 绪

惊蛰时节

□ 张勇

一声春雷
唤醒大地深处的蛰伏
蚯蚓顺着农谚的指引蠕动
一如那挂犁铧
开始翻阅泥土哲学

村庄的梦
悄悄挂满桃红梨白的憧憬
招惹得绿莹莹的鸟鸣
蹦跳着啄出
芬芳的诗句和故事

几声浅笑
溅起池塘一串吃惊
“嗖”地鱼跃潜底
荡漾一波波蓝色的激动和
心事的清激

乡村深处的春天
从老屋轻轻的惊动里
吐芽绽放
从父母的抬头纹与牵挂里
生机盎然

正月的离别

□ 胡巨勇

眺望，在凝视的空间里
结成句子
如愈加浓郁的恋情
在时间车轮韵律的远处声中
不由自主地沉重

齐全的行李已打点好
连同亲人的叮咛和祝福
已一并放进重重的背包
骤然袭击内心的异样感伤
却化作笑语
在亲人耳畔脆脆地响

临风而立，挥挥手
步步走出乡情
离家的脚步蹂躏心事
远行的游子，忙循
牧笛灼热的呼唤
用依恋的目光
给黄昏中的故乡
作最后一次抚摸